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十一



刑

叙兵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而重

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少國二軍小國一軍

為井井十為一十為一成十為終十為同同方百里

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統有統有統以足食

故四井為邑邑四井為甸甸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

五井為采采六井為衛衛有戎馬三匹車一乘牛九頭

六井為甸甸七井為男男有戎馬二匹車一乘牛六頭

七井為采采八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四頭

八井為采采九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三頭

九井為采采十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二頭

十井為采采十一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一井為采采十二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二井為采采十三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三井為采采十四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四井為采采十五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五井為采采十六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六井為采采十七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七井為采采十八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八井為采采十九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十九井為采采二十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二十井為采采二十一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二十一井為采采二十二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二十二井為采采二十三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二十三井為采采二十四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二十四井為采采二十五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二十五井為采采二十六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二十六井為采采二十七井為衛衛有戎馬一匹車一乘牛一頭

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第甲者五人

是為相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不賞蹈利之

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雖地廣兵強然常恐天

下之一合而共軛已也然則齊桓晉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自之猶未本仁義之

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

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止若夫舜循百僚於絲作上命以

蚩蚩夷猾夏寇賊誅究刑无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征

伐陳師誓眾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陣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

楚使貢周室此代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

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閭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

曰父老返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

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

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材

狼之徒奪其牙以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劣武極詐士民不附

卒隸之徒還為讎敵秦起雲合果共軛之斯為下矣音管

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結軍制器設選士政教中

身服習謂使習備知天下謂知其地形隘易主明於機數

此八者皆須无敵故兵未出竟而无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

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

不敵持之以德於上則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

田宅富厚足居也一不然則州黨与宗族足懷巢也不然則

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无所往得之也君之思守

民死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不然地形

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

也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厚

劉楨多故亦自為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川不守之民而

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閭漢文帝時匈奴

原廣澤漫衍山巒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倏視相及川

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楮三不當一草木象籠枝葉蔚茂此

弓弩二不當一平南公李靖曰危夜高峻豁谷用兵則用步卒

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垣防三曰

軍備車羊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

四軍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鄉二千五百人為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

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

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政有所寓公

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公之里以為

三軍擇其賢人使為里君每里皆設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

今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

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

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

為族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帥也有鳥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

以田曰振旅因高軍威秋以田曰彌治兵是故卒伍

定於里軍政定於部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伍之人人與

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同苦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

福同憂喜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

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君一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據

謂先教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

隊餘奇為擢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

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

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擢奇

大將軍居之六嘉嘉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

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六陣各有十九十四人大

陣各減一人以為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四

正或八陣始以正合為奇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

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伍人為列列有二列為火有十人

五火為隊有五人二隊為官官長二官為曲曲長二

曲為部部四部為校校八校為裨裨十六裨為軍軍三十二軍有

論將春以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竟于被盧冰三軍

謀元帥帥也趙衰曰却縠可也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

敷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

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庸其功也君其試之君其試之乃使却縠將中軍却縠佐

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毛狐偃也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

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右也欒黶反終勝楚于城濮國秦

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

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書書使傳之

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不自少時李法言其事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李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者
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
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
室所賞賜者悉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
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
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且父下異心願王勿
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不稱妾得無隨葬乎王許
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眾降秦秦悉坑之漢文
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唐得廉頗
李牧為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
闡以內者寡人制之闡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
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
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及其智能選車千二百乘設騎萬二千及百
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
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
開說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
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足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
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及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
法大明賞大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
用文帝悅是日公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
為車騎都尉。漢武帝以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
長樂衛尉。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无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也止人人自便不擊力斗以自衛

以劍作鉞品受一斗書用影畫夜擊持

名曰力斗音朱非知錄音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

斥候未嘗過苦程不識正部山行伍營陣擊力斗士吏治軍

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苦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

然虜不犯之而无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然虜亦不得犯我其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

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後漢末曹

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十餘人守合肥

敵與護軍薛悺著書曰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

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

守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正在外比較至彼破我

必矣走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

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暴

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推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

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

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塢以長戟自守還叱權權不敢

動遙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前急擊閉扉

遂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号呼曰將軍棄我乎遂復還突

圍殺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无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

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

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古為曰不可虢為號公

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民不無衆而後代之欲禦我

我誰與夫札樂慈愛我所蓄也夫民談事樂和愛親哀喪而

後終為晉所滅春秋時秦伯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

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史駟趙自屬六國

趙有側室曰穿晉

君之婿也

則室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弱年少又未

好勇而狂

且惡史駟之位上軍也若使輕者隸焉其可也

練習也

退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穿上軍

返怒曰襄糧坐甲固

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軍吏曰將有待也

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者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晉自

位世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

奇不速從

不及秦奔不速則秦勝其後不及則秦勝然則古名退軍春

秋時晉師伐楚月晦楚晨厭立軍而陣晉大夫邾至曰楚有

六闕

古堯其二鄉相惡

子車王卒以舊

鄭陣而不整

亦悉軍而不陣

不違晦

在陣

而豐焉

各顧其後莫有關心

晉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終敗楚于郢陵管子曰天時

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

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

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

約誓

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

寡以少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國衆白

日也又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以攻衆

遷荆冰濟度盛夏炎熱以殺無備風飢驅渴務取於遠師久
無糧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軍資既竭特多霖注欲
掠尤使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
飢寒以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无固三軍數整歸徒无
助陣而未定會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
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患地流布賞信刑祭
發止得時行時若列任案位能帥徒習教兵甲精銳四隣有
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陣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軍信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大士自壯勇仁強孰與項王
漢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
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噫嗚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任
萬賢將此持此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弟泣與
之分食至于功當封爵者即刑反五九弊忍不能與此乃特婦
人之仁耳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迂遂義
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也項王所過尤不殘滅
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
就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不可勝計又
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方唯獨邯
邯驕得脫音難騎也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
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
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
無不恨者今大王率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得信勝遂所信計定秦滅項與籍圍漢王於滎陽

成父之漢王患之請割穀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許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腹則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之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无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問對曰使布出于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与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蔡端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无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麗山之徒耳致万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万世慮也布果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將兵必不能自來請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等之東擊荆荆王劉濞以死黥布則漢終破布。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尽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反必有造變者故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張遼審計立擒賊首亦同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刘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万當与將軍會獵於長州之死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群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刘表治水軍艤艦闔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軍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与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實思為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實負漢賊將軍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吏士蒙恩業尚當横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豈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使北

至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公爭壇場，又能与我校勝負。於此，操可也。今此士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今盛募馬，無草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但思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與孤合也。」權拔刀斫前案，案口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按同果有赤壁之捷焉。蜀大將諸葛亮悉拔十方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无私焉。屢使交書，致中。惛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亮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姜維謂亮曰：「辛毗艾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无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吾能制五萬軍，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兩角大声稱：「萬歲。」亮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至，亮長史楊儀結陣，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者，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然後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為之謗曰：「死諸葛是生仲達。」懿笑曰：「吾使料生不料死，故也。」孔明料吳不降，明矣。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二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吾軍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射壽陽。

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侯明謹曰為蕭繹之
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計
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壁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
其下儉曰彼奔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
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文月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
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亦邑居既遷惡移當
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
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
謹至悉眾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為謹所破旬有
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
降尋殺之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二軍之士皆如挾纊纊音

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

沒歸一人簡兵蒐乘麟釋林馬蓐食師陣楚次舍音楚明

日將戰行歸者逸楚囚欲地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

宋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戰國魏以吳起為

將與士卒寢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音糧與

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

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

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

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

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

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鴟鳴音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小者橫身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鄉既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

不過啟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
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以王者札葬橫既葬一客穿其家旁皆自剄餘尚五
百人在海島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
士也。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
麾下餼食與士卒共之家无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絕
處見水士卒不飲不近水不飲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
此愛樂為用。後漢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行軍仁
愛士卒有疾者親自瞻嘗手為裹瘡在边十餘年未嘗一日
荒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
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
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之降。魏將諸葛誕守
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率兵稱臣輔魏室為諱司馬文
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
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為諸葛公死无恨
以至于死无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成將于詮曰大丈夫
受命其主以兵殺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
曹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抚
納所獲宝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又王思政
守潁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及攻擊之術以潁川灌城
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国任城遠
厚王命力屈道穷計无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
大哭左右皆號勵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
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
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駝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
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既有此言公豈
不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决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
趙彥深就土山執手中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死

有獲之空文義以其忠於所事也遇其厚忠政初入潁川士
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武
帝大率伐齊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
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
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師姓名慰勉之
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勸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
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
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中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
軍擊之兵繞合齊人便退遂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
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
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抚之有從卒
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勅州縣厚加供
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
思摩中營失太宗親為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効及
軍迴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
盡哀軍人無不洒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
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藏其臧否
聞人片善折服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
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咸
有吐血者

管子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晉書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
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
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方二千五百人而為軍
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
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
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

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一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陳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万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其易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立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鶴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羗以三万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比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尽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論曰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為三四又別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鬻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給曹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孫味經續筆

論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威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善其成每朝必命主賜與厚厚坑而遣之嘗令為郭進治菜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說三公主不得而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汝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趨作無復言也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令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

嚴是必罪人慎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而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輒以千萬計李洪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資洪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每遣卒戍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常少劔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大何繼筠也棣州二十餘年董遵屯通遠軍四十年其共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也大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

心則其志固蕃之以非常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立功之心而軍實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也木祖兼用之故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二年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上六年收蜀十二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天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佃請吏嚮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曾子周文

臣曰兵之不出於農久矣然前代尚有府兵之制番上進休教習精練至於因用少所費耗我朝近代養兵之法一係名籍非老不休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給則其中可容冗者乎臣等聞太祖朝得周代之兵中外都一十二萬後平全蜀揀其精兵只留一百二十人則鎮

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及乾德中外之兵却只揀成十萬蓋要人人精銳也太宗尽有天下所添之兵止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六萬尚慮耗費十用時命減去冗者今自慶曆以來添兵數廣重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問精勇但要張皇人數欲威戎狄則未能制勝欲禦盜賊則未能止姦但費財用困竭天下之力尚不擇精銳而去冗雜此非經久之大計富弼等

臣曰歐陽脩上仁宗奏疏論前代用兵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符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千人而敗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他以三五千入立功於塞外者不

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歐陽脩之論以少擊衆誠
爲確論然冗兵之困國家府庫竭百姓膏血群臣議者多
矣而冗兵果不可汰耶謹按國史 太祖建隆二年五月
命殿前侍衛司諸州守臣各閱所部兵士去其老弱懦怯
者其超然雄勇者則升之上軍三年十一月駕出幸元武
門講武於近郊至晚還宮先是晉漢以來衛兵浸廣仰給
縣官率不下數十万泊上登位常按籍而閱之校其擊刺
騎射之藝有悴而無勇者咸黜之故順時今講武事皆所
以法古教戰之道也四年五月詔荆南見管年老兵士並
放逐便六月詔江陵府見管兵士或有願歸農者官給材
木營葺屋舍并賜耕牛米糧選良田以處之餘者並立爲
刺負指揮可營於復郢等州七月詔免潭州老兵士四百
餘人歸農 真宗咸平四年已有選練之意至大中祥符
四年九月因三司上祀汾陰慶賜例冊上謂宰臣曰外道
所給比往年南郊例多十餘万蓋募兵倍多尔其中老疾
者當令簡閱之五年四月詔承前遣使取内外軍中癯老
者咸給俸糧之半以隸刺負今可簡閱使歸農業其合留
者亦據逐營給役數外別爲營舍處之是歲七月又詔沿
邊禁軍立老疾當傳者前詔隸本軍刺負如聞侵費力健
煩於轉送宜令轉運使閱驗咸遣歸農 神宗熙寧七年
五月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
計昨者撥併軍營略令會計減軍負十將以下三千餘人
除二即特支及餽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万縑米四十万
石紬絹二十万疋布三万端草二百万束若每事如此及
諸路轉運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畫其可勝用哉元豐五
年 神宗謂輔臣曰 藝祖養兵止二十万京師十餘万
諸道十餘万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无外乱合諸道
之兵足以當京師則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

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臣愚以謂 太祖真宗神宗
並揀汰省併兵冗之費得練銳之軍皆可為方世法今天
下之兵老弱多牙齧者莫知其數又一兵之費歲不啻五
六十緡臣愚願如建隆故事按籍制閱講武較藝以至賜之
耕牛處以良田使其有歸老之所 真宗前後詔旨 神
宗撥併軍營祖宗旧制皆可法也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詩節卷三十四



兵

收字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
 董卓求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
 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
 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
 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
 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
 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技國今以
 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技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
 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
 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聖賢守父

蜀先王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

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
 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
 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
 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
 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火暗沛交
 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
 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
 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
 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街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以固守
 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當事多且軍始集思慮精
 專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持角
 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以曉破之之術乃令
 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俄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

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遂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逃遁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烏宏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味水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

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

頭白有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險也不求阻險寡人雖亡國之

餘不鼓不成列宋商之後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

不成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阻而鼓之不亦可

乎猶有懼焉猶恐不阻擊也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

猶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竟胡苟元老之稱明取教戰求

殺敵也明殺則戮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若受重傷則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敵則人三軍以利

用也利也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鼓致志鼓儻可也宋公未整陣也音○後漢末曹公討鮮

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整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

歷剛平鮮卑庭東陷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

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其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

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大敗也

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

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戰國魏趙相攻

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必刃曰夫解雜亂分糾者不控捲

而救聞者不搏擲音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

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

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漢先

零音罕罕開音二種音志解音仇合黨音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

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开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精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开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數十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里列營百所雲車十餘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或衝鞠鞠前撞城積弩亂發天下如雨城中負楯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兵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戰遂前因而大敗之王邑。王莽末王郎起河北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也其郭北即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即少傳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破邯鄲郎黨悉平。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眾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

數日騎出迎乘降。○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紹側尾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為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攸進白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為曹公所敗。表紹備而敗○後漢末魏武征河北，帥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大屯毒圍之，奔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清河，遼水作長圍，忽奔賊而向襄邑。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壁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山，又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東晉將蘇峻反攻剋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詎賊見壘，大驚。賊攻大葉，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葉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葉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弃大葉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陳賊衆遂潰。○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虚，攻之必克。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攻之。慶之果奔荊州。宋末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羨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待。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遲趣，長安空

處可不戰而寇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建○隋本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充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碣密兵多馬騎長槓且平寬放縱充兵多戈矛排積宜監險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狹促騎不成列充縱排積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子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度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旌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顛俱大喪師徒密之此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兩至裁曰

黃吾門思火城門火勢當便積薪助○後漢末漢將皇甫嵩

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高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銃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眾精勇皆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決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至曉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死曹公討荊州得劉琮水軍以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別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家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

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指曰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
火時風烈猛悉延燒岸上營洛頃之燦爛張天燦標人馬
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東晉將郭浩北伐其長史江道
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群雞飛散火
勢竟荒因因而奮擊走新姓義人敗走之。後周遣將伐高齊
齊段韶與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并御至西境有栢谷城者
乃絕險占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
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
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
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
城華谷置戍而還。隋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
薄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
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及常行其冊由是陳
人益弊

水攻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

羽使龍

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首并軍與信戰未合人

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兵其鋒不可當齊王自居其地戰
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下城城聞其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
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維水陣韓信
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首岸不
勝還走龍首果喜遂追信度水信使人決壅囊裝水大至龍首
軍大半不得度即擊殺龍首。後漢黃卓將兵二萬討先零
羗為氐胡所圍糧食之絕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鴈以為捕魚
而潛從鴈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敗退唯卓
得還。後漢末時關中布衣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虓之
陳閔

將章昭達討之拔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伎葉為筏施栢
栢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來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
甲不動俄而暴雨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
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克定圍中。陳州歐陽紇據嶺南
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柵拒口詰多聚沙石以
竹籠置下木柵之外用過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栢以
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篋皆解因縱大
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大唐武德中劉黑闥據
河北背反。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洛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
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從既敗單渡水溺死者
數千餘人咸以為神黑闥與一百餘騎奔于突厥悉虜其兵
宗河北悉平。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
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為孝恭曰兵者以速為神
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則謂疾雷
不可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以
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城
州城下士矧既敗銑衆莫不震龍震涉靖又破其將楊君心
鄧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
令嚴肅軍無私焉

論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
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其功盡兵
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龍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
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
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較擊人肩摩山亦此入亦此我所
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舟
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太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
其間不鳴金不擣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入腹心者曰伏
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

矣出於伏道下出而十勝矣向則正道之城堅地也正道之兵精兵也竒道之城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竒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扶明斬闕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高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址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闕而入者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高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址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且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際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竒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

老蘇文

目三謹按國史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表不忘戰尔 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發兵屯昇洪州擇官提舉兩路巡檢事時契丹入寇車駕欲親征也

景德二年三月詔以河北諸州敵樓戰棚有隙檢者即葺之慮兵罷而列郡廢怠故也四月又詔保州城池卑淺修葺已來未嘗增葺令本州隨宜繕治自餘州軍准此五月又以太常博士張檢知趙州國子博士張紳知洛州上慮河朔列郡以邊鄙寧謐懈於武備故謹擇守臣因密詔檢等凡城壘池塹防扞之具常加增葺四年九月詔河北諸軍州增葺城池樓櫓之具令轉運使沿邊安撫都監分往檢校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詔曰向以邊防不可無備遂令河北河東修葺城隍繕治器甲樞密院可作條件付邊臣每季首同閱視訖以狀聞遵為永制三年九月上申詔河北諸州軍城壘有經夏雨摧圯者並增葺之六年七月真宗謂王欽若等曰訪聞河北州軍城池解宇頗多摧圯皆云赦文條約不敢興葺今雖承平無事然亦不可無備宜諭之但無改作聽依舊繕修又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

水卒於金明池按試

立為虎翼軍營池側其江浙

兩淮亦令唯此選卒也

初太祖朝立神肅水軍及江

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之嗚呼國初

已平江南而太宗尚習水戰真宗親征澶淵而屯兵

江上泊車駕遠京以備修好纒方數月已慮列郡因罷兵

廢怠下詔曰擇守臣昔治城壘池塹防扞之具二數月之

間未嘗少忘於武備保州一州稍緩於增葺而九重已聞

之矣雖大中祥符之年號太平無事之日亦皆以武備為

意繕修城池時習水戰蓋古人設險守固備豫不虞而兵

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與有所不可攻之意今淮北州軍

與賊對壘江南諸郡又內曾有虜騎經行之地柳度諸州

間有盜賊而帥臣部守恬不以備豫為意此何理耶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詔河北諸軍發鎮兵增築城壘

商州團練使霍守素右神武大將軍田仁昭宮苑使王德

思崇儀副使郭延濟分路按行之仁宗明道中亦命

門祗候張懷志劉永點檢河北城池器甲臣已釋於前矣

臣愚謂今日朝廷宜思累朝故事詔諸州軍修城壘如

太宗仁宗朝命使臣分路按行之則諸州城池一一新

壯國勢可以潛消敵人姦計是亦上兵伐謀之意也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詩即卷三



